

马克思主义考察历史进步性的 四个视角及其逻辑关系*

龚培河 万丽华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四个角度考察历史。从史学视角考察历史，在远景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特征；从逻辑视角考察历史，以生产力为根据，论证出线性进步逻辑特征（历史规律表现形式）；从辩证视角考察历史，其实际运行轨迹与内在逻辑规定辩证统一，呈现围绕线性进步逻辑螺旋式上升运动的总的基本特征；从实践视角考察历史，生产力的革命性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具有求生谋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揭示出制约历史进步性的线性进步逻辑的必然性既是原生的、自在的，又是实践的、能动的，二者辩证统一。

【关键词】唯物史观 历史规律 历史进步

作者简介：龚培河（1970-），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44）；万丽华（1976-），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4）。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具有进步的客观必然性。但翻开历史典籍，品味历史人物英雄业绩，感受历史事件演变过程，在充斥着能动选择和博弈场景的历史画卷里，我们如何确认历史具有持续进步的客观必然性呢？姑且不论世界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无不是通过战争本身的激烈对抗改变了历史运动方向，使原本看似必然的结果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正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说：“在无论多么短暂的每一刻，事件之线都像生出双枝的树干一样分着岔。”^①这就是为什么让历史学家确信历史运动具有进步的必然性，不是一件易事；而让他们承认历史运动具有选择性、偶然性、不可预知性，则较为容易。这是因为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考察历史的角度不同，史学研究很难像哲学研究那样，把鲜活的历史变成一条高度抽象的线性轨迹，并由此向人们证明历史人物就在这个线性轨迹的逻辑规定中以其主观能动性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来。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历史，历史毕竟只有一个，研究对象是同一的，理论的出发点是同一的，这也就意味着从不同角度考察历史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在历史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基于哲学视角还是基于史学视角，尽管考察的切入点分着“杈”，但“根”是统一的。即是说，尽管二者从不同视角聚焦历史进步性，但内在逻辑是统一的。

*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专题研究项目“矛盾动力生成逻辑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2017ZDXTM006）和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研究”（17ZD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转引自〔英〕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一、史学视角：历史的螺旋式上升

所谓史学视角是指从近景和远景两个视角考察历史。从近景考察历史，顾名思义，就是从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出发，从历史事件的展开过程出发，考察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性魅力的历史运动细节。这时，人的主观意志对历史的影响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①。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②。若从历时态看近景历史，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曲折起伏、跌宕回旋的，充满着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正如哈贝马斯曾指出的：“一个社会是否会在发展过程中丧失其生命力，或者是否能借助于发展新的结构去解决它的体制问题，这取决于偶然的情况。说到底，倒退在进化中是可能的，并且已被多种经验所证明。”^③若从共时态上看近景历史，众多文明的历史则异彩纷呈，成长、繁盛、衰退、停滞、裂变、消亡等，充满了多样性。如果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上，则没有两个历史演变过程完全重合的文明。总之，在近景中感知历史进步性是困难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而是从远景考察历史。

从远景考察历史，即把立体化的历史演变过程浓缩为沿着纯粹逻辑顺序延伸出去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事件不管是否重要，都被压缩到曲线上而成为一个个节点，历史演变的事实过程被简约为线性运动轨迹。这时候，标识历史运动过程的时间维度消失了，历史实际运动轨迹的长和短被简约了，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则被遮蔽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当我们从远距离的年代来观察一个民族的命运时，许多重大事情都被忽视，而伟人和平民间的差别也就微乎其微了”^④。这些把历史运动的基本脉络呈现出来，便于我们从宏观上鸟瞰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认为的，对结构历史即长时段历史的描述，“包容了所有的世纪……具有长期稳定的价值”^⑤。

从远景考察历史，又可以分为有限远景和极限远景两个视角。从有限远景考察历史是把历史镜头聚焦在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一个延续到今天的民族，或者说每一个“活着”的历史，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的特征。只是不同文明之间历史进步的路径、方式和速度等具体内容会千变万化，呈现出多种形态，但螺旋式上升运动这一基本特征是各个民族史所共有的。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文明史是典型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模式。恩格斯曾经这样考察西方文艺复兴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特征，他指出：“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0页。

③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0-151页。

④ [美]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⑤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现代大工业的起点。”^① 在西方历史，中世纪是一个徘徊阶段，而文艺复兴时期则跳出了这个窠臼，实现了螺旋式上升运动。除了消亡的文明和正在衰退的文明外，即使那些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停滞不前却没有衰退的文明，若把考察时间往回拉到该文明的诞生时期，进行宏观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停滞，而是在进步，只不过进步得如此细微和迟缓，以至于在一定时期内根本感觉不到。原因很简单，既然它们没有衰退，就说明存在进步的动力。因为历史运动是不可能永久停滞的，一个彻底停止发展的文明要么觉醒起来、振作起来，要么走向衰退、走向消亡，这是具有排他性的两种可能结局，没有第三种结局。

那么，如何解释正在衰退或是已经消亡的文明呢？这就需要把考察历史的镜头同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持续扩张到极限，直到把整个人类历史都拉到镜头中来，即从极限远景视角考察历史。在极限远景视角下，整个人类文明史被压缩成一条曲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条曲线不过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辩证回归过程。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经过漫长的阶级社会这个“中介”阶段过渡，辩证回归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②。这样，在极限远景视角下，所有的个体文明史都显得不重要了，因为它们不过是这条总的曲线中的组成部分。那些正在衰退的文明和已经消亡的文明已经把它们曾经走向辉煌的历史进步阶段留在了这条总的曲线中，而从辉煌转向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阶段，不管时间上有多久远，在这条总的曲线中都是以一个“点”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们既然已经丧失了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作用，从整个人类文明史进程角度看，属于“垃圾时间”，只能被压缩并标记为该个体文明史演变的终结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生的文明、成长的文明、鼎盛的文明会持续注入到这条总的曲线中，使之以螺旋式上升运动的方式不断绽放出来。

总之，不管是某一个民族的历史，还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从远景看，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狭隘的近景视角，放眼历史长河，从宏观上鸟瞰人类历史运动轨迹，展望人类未来美好前景，由此得出历史螺旋式上升运动演变图景。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确认这种螺旋式运动曲线必然处在上升的进步状态，而不是处在下降的衰退状态或是平行的停滞状态？这在接下来将进行解答。

二、逻辑视角：历史的线性逻辑演进

从逻辑视角考察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是用一个概念式图示抽象地表达出社会结构，是通过纯粹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不是现实性的因果关系反映历史。阿尔都塞等人也认为，“马克思的概念并不是要反映、再现和仿造历史，而是要产生出对历史的认识：这些概念是结构的观念，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历史的结果”^③。马克思自己也明确指出：“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④

在纯粹逻辑视角下的历史，不仅剔除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演变具体情节等内容，而且螺旋式上升运动这种抽象化的基本属性也被简约了，历史已经被抽调了一切“血肉”、一切有质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③ [法]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8页。

的“信息”，只剩下从历史起点到终点划出的一条线性逻辑规定，并由此确认出历史进步性，“作为自在自为之有的世界，超出现象世界之上而展示自身”^①。这是什么样的线性逻辑规定？它真实存在吗？举一个例子。如果从北京出发去上海，尽管选择的路径有多种可能性，但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必须沿着从北京到上海的线性逻辑规定展开，否则，若选择一条完全背离这一线性因果逻辑规定的路径，就难以到达上海。显然，这个线性逻辑规定并非是一个真实可见的东西，它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具有客观性。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运动过程中、在整个人类历史运动过程中，都贯穿着这样一个线性逻辑规定，它们虽然置身于历史实际进程之中，但客观属性却超然于历史实际进程之外，以不可违背的规定性宣布历史具有进步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揭示历史背后的线性逻辑规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通过纯粹逻辑推理方式推演出一个自成体系的历史客观演化过程：由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三个要素结成“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演化根据；而社会基本矛盾按着从不适应到相互适应再到不适应这样循环环节律的运动，形成演化机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每一个循环周期都会促使社会形态向更高级阶段跨越，得出演化结果。通过这样一个演化机制运动过程，最终形成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的演化图景。显然，这个演化图景已经简化了历史运动轨迹所具有的特征，呈现出来的是一条既贯穿历史运动始终并规定了历史进步性又与历史运动本身没有直接关联性的线性因果逻辑，即历史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②

它为什么能够规定历史进步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在人们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从客观角度看，具有原动力作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 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矛盾斗争中，不管经历多么曲折或者漫长的历史运动过程，要想生存和发展，最终都必须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面，因为它既是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直接的物质基础，也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旦失去它的支撑，一切文明大厦都将崩溃。“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④ 而生产力具有革命的客观自在性，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生产力终究能够在倒退、停滞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超越，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一路走来，从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起来，促使社会形态不断向更高阶段更替，这就决定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当然，线性历史进步逻辑中的生产力是抽掉时间性、过程性等内容而以纯粹“节点连线”方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力，意味着在不同节点之间的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到底多么复杂、多么曲折，都被简约掉了。

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的历史进步线性逻辑贯穿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进程之中，但不会直接或很难直接通过一个民族历史完整地、准确地反映出来。正如从北京到上海的线性逻辑规定，虽然沿着它的实际路径有许多条，但其中任何一条实际路径都与这个线性逻辑规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而不能重合在一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规律“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①。传统的五形态更替说只是历史进步线性逻辑的一种推演，是在历史进步的连续性线段上由经验归纳而来的五种社会形态更替方式，一方面，从过去的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它通过多样化文明发展道路概率性表现出来，体现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从未来的历史实际进程角度看，社会形态更替说不能概括全部人类历史，人类未来如何演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回答。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肯定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接下来人类历史将如何展开，是不能超前概括的，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可以说，没有一个文明会直接受制于五形态更替说而把它当成铁的定律给予轨道般贯彻，但也不会有一个文明能够在与之南辕北辙的情况下而把倒退的历史贯彻到底。

那么，如何理解人类未来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由线性因果逻辑（历史规律表现方式）推导出来的理想社会，之所以具有实现的客观必然性，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历史进步在彻底克服现实社会发展弊端的基础上要达到的一种状态，如果人类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它就会站在历史的前面向当下正在绽放出来的历史招手，但恰恰从当下的历史起点出发到实现它的历史时刻这段距离是无法预知的，除了依据创造历史的具体实践过程外，不能给出任何先验性的答案。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历史不断进步无限接近它的方式来证明能够实现。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线性进步逻辑来确认螺旋式运动的历史具有上升性的，但问题是线性进步逻辑是通过什么方式制约历史具有螺旋式上升运动特征？

三、辩证视角：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与线性逻辑进步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从史学视角和逻辑视角（也有认为是主体视角和客体视角）考察历史，会得到两个历史演变图景：一个是螺旋式上升运动图景，一个是线性逻辑进步图景。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强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但问题是，具体如何才能实现辩证统一？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者们。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历史进步观：一种是目的论的、先定的和封闭的，一种是非目的论的、未定的和开放的。而丹尼尔·本萨义德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存在自然科学模式影响和开放的历史辩证逻辑之间未解决的矛盾^②。我们不赞成西方学者们的观点，但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合理解释。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③ 在恩格斯的语境中，这个“中轴线”是主观设定的，但从客观角度看，它实际上是历史发展内在逻辑规定的，正如物体的重心一样，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这种属性，才能够被我们主观所认知。透过恩格斯的描述，我们考察历史运动的客观属性，就会发现，如果历史实际演变过程是一个类似龙卷风一样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曲线，线性进步逻辑就是在其中间贯穿下去的一条直线，即“中轴线”。它从历史起点向上延伸指向未来，而历史实际演变过程就是围绕它螺旋式上升，从而构成了这样一个图景：历史轨迹是围绕历史进步逻辑线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页。

② 参见思再：《马克思的两种历史进步观：封闭的与开放的》，《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

历史运动轨迹为什么会围绕线性进步逻辑螺旋式上升？为什么不会偏离出去？是不是存在“可能性空间”？

人是历史剧作者，历史不过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在历史展开时刻，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强加给历史进程，一切制约效应实际上都源于人们追寻自己的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引用波普尔这段话作为研究问题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无论是自然的或历史的事实都不能为我们作出决定，它们不能决定我们将要选择的各种目的。正是我们把目的和意义赋予自然和历史。”^①从这一前提出发，就会发现，历史在每一个时间上的绽放都存在多种可能性，至于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不是事先固定的，在各种偶然性作用下，一切皆有可能。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必然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历史由此展开（当然也包括历史由此中断，因为灭亡也是一种可能性）。那么，最终转变为现实性的可能性必然是围绕线性进步逻辑展开的那一种可能性吗？当然不一定。社会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历史的合力到底如何形成是不确定的。

如果以线性进步逻辑为尺度，所有的多种可能性可分为三大类别：一是历史运动轨迹与线性进步逻辑平行展开，形成一条直线。这只能在短期内具有可能性，在长期内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②，这注定曲折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常态。二是历史运动轨迹彻底偏离线性进步逻辑规定的方向，直到最终消亡。这种历史演变的最终结局只能走向灭亡，成为消失的文明，因为线性进步逻辑代表历史的基本进步方向，是历史能够发展下去的逻辑规定性，正如从北京出发到上海，如果完全背离两点之间的线性逻辑规定，最终不可能到上海一样。三是历史运动轨迹虽然出现偏离线性进步逻辑规定现象，“为了不至于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要么通过改革调整，要么借助暴力革命。总之，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③，历史由此发生转折，使之重新回归到线性进步逻辑轨道所要求的“空间”中来，否则，就会走向灭亡，变成第二种可能性。而这个历史转折的过程就会表现出历史运动轨迹围绕线性进步逻辑螺旋式上升的特征。尽管这三种类型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随时都会发生在当下某一个具体文明上面，但在远景历史视角下，只有第三种类型会贯彻下来，从而展现出历史轨迹围绕历史进步逻辑线路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基本特征，因为第一种类型不具有长期性，第二种类型最终要变成消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在近景视角下，纵向看历史运动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横向看世界文明兴衰转圜、异彩纷呈，但在远景视角下，历史运动又展示出它被一种神秘力量（历史规律）所制约的特征。其实，历史规律不过是人是在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沿着合乎逻辑的方向积极发挥能动作用所反映出来一种属性，“关于这一点，人类才是问题的核心，任何人都得为他自己负责”^④。

“可能性空间”说主观设定历史必然性为历史绽放具有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不能超越的“空间”，以此表明必然性支配偶然性，这是对历史必然性决定历史偶然性作了直观、机械的解释，因为它把人的能动作用置于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在“可能性空间”里面，完全没有必然性的制

① [英]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郑一明、李惠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9页。

④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约，自由自在；在“可能性空间”外面，完全受到必然性的控制，无所事事。人们在历史面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理智还是狂热，事先并非有什么“可能性空间”来圈定、制约，更没有一个外在的“理性”“神”“逻各斯”事先规定某种必然性，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无论如何，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溜出”线性历史进步逻辑规定性的历史不仅会出现，而且会经常出现。之所以“溜出”线性历史进步逻辑规定性的历史会被拉回来从而使之围绕线性历史进步逻辑螺旋式上升运动（形式上好像在一个可能性空间内运行），是因为唯有回归才是生存和发展之道，才是历史“活下去”的理由。这也正是历史规律发挥制约作用的内在根据。

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从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如何解释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四、实践视角：历史的进步性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历史”不是过去了的、史书记载的或者人们记忆里的“死历史”，而是面向未来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绽放的“活历史”，是当下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合力”的客观反映。“活历史”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考察的对象。我们总结“死历史”的运动属性，目的在于演绎推论“活历史”展开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围绕线性进步逻辑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历史轨迹不是起始于人类诞生之初，而是起始于当下正在绽放的历史时刻，起始于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

以往的历史是人们在追求各自具体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而当下的实践活动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马车对高铁、烽火对手机、弓箭对枪炮等，仅从这种纯粹经验层面上的直接对比，就能够说明历史具有进步性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但过去不能代表未来。就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来看，千年的罗马帝国消亡了，日不落大英帝国衰落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就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不管是人祸还是天灾，都可能发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过去的历史通过事实经验一直证明人类文明正在进步，但历史在绽放的那一刻一切可能性都会发生，甚至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也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站在历史起点上，面向人类未来，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划出一条不能更改的、具有决定性的弧线，把历史进步的必然性绝对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历史进步的客观必然性随时被偶然性打破而中断，这对个体文明是如此，对整个人类文明也是如此。正义战胜非正义的结果只是人类理性意志的表达，不是坚不可摧的宿命，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从来没有受到过“历史规律”的保护，在历史绽放的时刻，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风险。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性是建立在生产力自我革命之上的，而生产力的自我革命性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求生存谋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要生存要发展，人们才会自觉地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每一个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结果汇聚起来的合力就是当下绽放出来的历史，而这种存在于实践活动中的求生存谋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就是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直接目的表现出来。生产力在历史的绽放中所展示出来的上升的必然性，恰恰是人的本性使然，具有原生性、自在性，不需要理由。因此，如果未揭示历史进步规律，历史会通过个体的人自发的方式实现自在性进步。但这种必然性毕竟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贯彻下去，所以无法杜绝灾难、误区等风险而走向毁灭，历史上很多文明就是这样消失了。但如果揭示出历史进步规律，人民会自觉地关注人类未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命运,从而把历史进步的自在性变为自为性,这恰恰能够有效增强对抗社会风险的能力。

波普尔以“俄狄浦斯效应”反驳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殊不知“俄狄浦斯效应”就是引起历史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揭示历史规律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不是站在历史运动之外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应用,也是历史运动的一部分,也会对历史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旦我们掌握了历史进步规律并积极用来指导实践活动,“在这个光明未来的引导和鞭策下,历史进步将是顺畅的、快速的”^①,因为历史会以群体自觉的方式实现自为性进步。这是克服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一环。将来,一旦历史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②。那么,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在实践贯彻中就会获得更大的保障。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但问题是,人类抵御风险的自觉意识和客观能力也越来越大,“魔”高一尺,就会“道”高一丈,马克思主义相信后者的发展程度能够超越前者的增长程度,人类文明的前途是光明的,历史进步是必然的。

但这只是从整个人类的未来角度看问题,就具体民族的未来来说,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若以悲观主义历史观审视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给未来抹上阴影,会使原本乐观的未来被悲观的“俄狄浦斯效应”引导而果真陷入困境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③相反,马克思主义坚信人类具有光明的未来,它产生的积极进取的外部效应,从创造历史的实践角度看,恰恰是推动一个民族实现历史进步的一股正能量。

总之,唯物史观不会把历史未来命运交给现实的人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客观力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的历史命运负责。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本质区别就在于唯物史观确信从人类整体角度看、从历史长河角度看,人所具有的符合历史进步性的客观逻辑规定的自主选择最终会赢得主导地位,并赋予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意义就在这里。

参考文献:

- [1] [美]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
- [2] 陈晏清、阎孟伟:《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 龚培河、万丽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 [4]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5] 岳爱武、张尹:《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的四重维度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 [6] 商逾:《历史规律的作用机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 [7] 崔德华:《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编辑:刘影)

① 龚培河:《历史进步逻辑中的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1页。

③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